

# 追懷朱駱先老師

李崇年

朱駱先（家驊）先生曾長南京中央大學，中央遠溯及前身的兩江高等師範、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第四中山大學、江蘇大學，先後校長近十人，均係名師，而且各別對於中大，均有值得懷念的貢獻。我此刻特別提出駱先老師，因為他可以有令人特別尊敬而永遠不忘之處，並不僅因為他對我一己的知遇和愛護而已。

我在民國十九年畢業，駱公就在那年出長中大，正值多事之秋，而今回溯起來也不必諱言，中大需要改革和進步的處在，的確不少。朱先生就在這短暫的一年多之中，進行了不少的革新，為後任校長立下了繼續求發展的穩定基礎。

舉例言之，中大原有興建大禮堂的倡議，但是不幸因故中輟。他立即用國民會議的名義請中樞撥款，廣續建造，作為大會議堂，日後即作為中大的大禮堂，並且迅速完工。五月五日國民會議開幕制定中華民國約法，便是在那座宏偉的建築中舉行的。

又如，在他的任內，適逢中華教育文化基金

董事會與北京大學簽訂「合作研究特款辦法」，提高教授待遇，乃致中央原有的名教授，多為北方大學羅致而去。朱先生曾努力設法，陸續延聘到郭任遠、沈剛伯、徐佩琨、顏德慶、蕭一山諸位先生，都是當時英年有為而博學多才的名學者。

同時又洽安美國洛氏基金會在上海捐贈醫學院楓林橋校址。我們畢業同學是一樣的心理：人雖離校，自然仍有割不斷的依戀，深慶中大領導得人，不斷進步，全體畢業校友有光，大家都深為敬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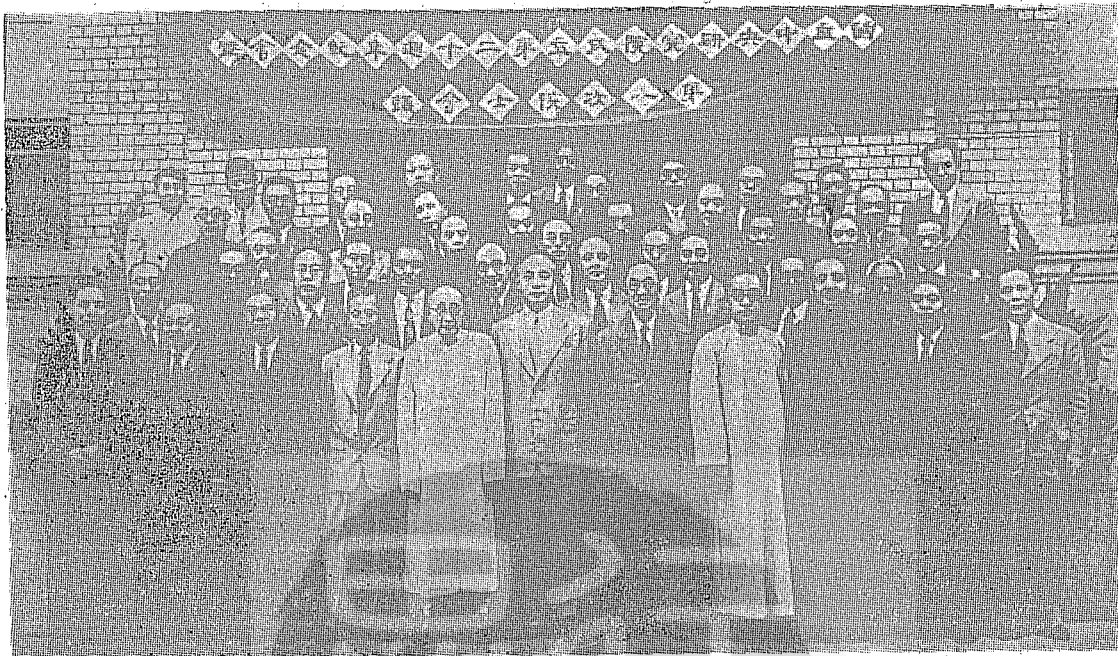
次年（民國二十年）駱公就任教育部長，他對於中大先後各期畢業同學，愛護與提携，則尤甚於其長校之日。羅家倫校長即是朱部長任內所派的，此後十年是中大發展最速的時代，蔚為全國真正的中央學府。

二十四年春，我從英倫回國，立刻接到許潛老（炳堃）的通知，說朱先生約我談話。當我以一個久別的子弟重見家長的心情和他會面時，我

將一切毫無隱藏的報告。他說，應邀從事地方行政，互有利弊，最可惜的是英年有為之時，浪費於應付紳士與零細事端，寢假乃至銳氣全消。於是我詢問，能否有機會派去蘇聯與日本考察一二年，同時代的青年皆知中國外患根源所在，必須深入了解謀求對策。

朱先生認為這是對的，不過彼時無適當名義。接着我們便談到學術研究或從政的問題。當時他雖兼代中央政治會議的祕書長，但是他已經知道汪精衛別有用心。至於中央研究院，以他與蔡元培院長和丁文江總幹事的關係，雖可進言，但不妨稍緩。說到最後他懇切希望我暫留交通部，為他服務，因為這是一個工作有效，立竿見影的機構，而且事與全國政治、經濟以及軍事各方面有密切關係。三年前他自己奉命兼長交通部，也是事先自己都毫不知情，等於被徵召的。他又說，公餘有暇，並可兼課，不致與學問脫節。

我就如此這般的像一個學生為校長所留用了。當時交通部人才濟濟，張道藩、樓光來、顏任



留影合士院體全識會席出與（中正排前）驛家長院代朱識會士院屆一第院究研央中  
。棟本薩人一第左排前，惠寵王人五第，適胡人四第，華書李人三第起右排前，念

光、高廷梓、尹仲容、徐學禹諸君，均能頭角崢嶸。我由此結識了許多異日的國家棟樑，也體會到驢公拔用人才的雅量。

朱先生在短短的兩年內，已整頓了航政與電政，建立公路網、開辦航空事業，推廣邊疆郵政及儲金，澈底改組招商局，收回國營，又以中英庚款支持鐵道部，接通粵漢鐵道中間的株州到韶關一段。

更值得提筆直書的是在抗戰烽火忙亂之中，不忘堆集在南京朝天宮無人

過問的一萬幾千箱故宮文物，電呈 蔣委員長飭令南京衛戍司令唐生智，設法搶救疏運，所有費用悉由中英庚款董事會緊急墊付。委員長遂命侍從室調集卡車協助，又知照飛鵬次長備船舶，這批古物乃獲安運後方。後來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前夕，又是朱先生呈報 蔣總統派海軍船艦，再將這批古物，由南京、上海安運台灣。現在外雙溪故宮博物院所保藏陳列者亦即這批古物。總統 蔣公日理萬幾，仍分神處理古物搶運。蔣公對於中國文化維護的苦心，誠非常人所能及。

戰時，昆明逐漸成為大後方對外交通的中心，過往國際政治人物甚多，我經常奉到指示，作種種的招待。例如今日印度的許多政要，當年也曾得到我和裴存藩兄招待。朱先生也不時托我們接待與他有關的國外政治外交人員。因此我們並不因地理上阻隔而見疏遠。

朱先生曾任教育部長又兼中央黨部祕書長、



中央調查統計局長及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對於學人以及流亡學生十分關切。流落在雲南的或是在雲南過境的，朱先生經常囑咐我照護。當國立同濟大學棲遷雲南停留時期，我且奉朱先生之命，兼任該校的總務長。

本文作者李崇年先生民國十九年中大畢業時留影。

我在奉調西北服

務以後，經常接奉指示，其中協助西北各大專學校，學人與學生的事件甚多，可見朱先生不管身任何職，始終以代學術教育界服務為最大的興趣和責任。

大陸淪陷以後，我來台在實業界工作，其中的辛苦，鮮向外人道及，而朱先生則不時存慰。我目睹他專心於中央研究院的再生，與學術研究的推進，似乎是復返他少年時代的本行了。

自四十六年以至五十二年先生去世，這六年，是朱先生一生當中，澹泊寧志的時期。他除了繼續領導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為國家盡國民外交的職責，以及宣揚我國傳統政治思想而外，對於他

個人的處境，迎面春風甘之若飴。他的修養達到純靜平淡的昇華境界。

如今又匆促度過了十三年。在這期間，我個人倒好像越發為企業所束縛，業務日繁而無法跳去圈外的模樣。我自信尚能避免「玩物喪志」，然而也慢慢體會到，人生多少有為造物所安排而不能自決的地方。朱先生早年原以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為其最高興趣，可是上蒼則注定，他得盡力於國家的建設，乃至最後，他老人家曾謙虛的對我談起，他因從政而廢學為可悔之事。記得我當年自英歸國，也曾向他提過學術工作的願望，何期此後的途程曲折，雖有時也在學府兼課，又在

## 編輯報告

△周劍心先生，民國三十五年及三十七年曾經參加過制憲及行憲國民大會秘書處行政工作，對國大會議經過，知之甚詳，承周先生以風趣幽默的筆調，為本誌寫國大會議的幕前幕後，所附圖片，尤極為珍貴。

△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台北市教育會理事長、西湖高級工商學校創辦人兼校長趙筱梅博士，應邀赴美參加世界大學校長會議，返國途中，曾應邀訪問韓國，受到美韓各界熱烈歡迎，作了許多成功的國民外交，萬里征塵，出現在趙博士的筆下，輕鬆幽默，妙趣橫生，在

這一類的旅遊報導中，的確是一篇難得的佳構，全文較長，將分兩期刊完。

△朱家驊先生的高足李崇年先生，近二十年來，在復興基地經手建立了許多規模宏大的企業，都在康強茁壯，蒸蒸日上之中，李先生不僅善於創業，尤且長於整理不佳的事業，使之化危為安，起死回生，他對於汽車、玻璃、紡織等工業成功以後，拱手讓賢，為而不有，李氏為感念朱先生的教導愛護以及朱先生對黨國的貢獻，特撰「追懷朱駱先老師」一文，交由本誌發表，師生情誼，純摯真誠，恩慕之情，流露於字裏行間，感人至深，值得一讀再讀。

△中國文化學院研究所教授，儒政專家梁子衡先生又有佳作，交由本誌發表，是為「金

業務需要範圍以內也。經常接觸書本，尋求新知，可是與當初的懷抱，則相去太遠了。

而今，在駱先老師辭世十三年以後，學生們也垂垂老矣。不時回憶往事，自慚在為人做事方面，未能學得師德於萬一。

十三年前我的師兄楊君樹人為文紀念駱公，曾說他老人家值得永久懷念的，第一在於他是典型的愛國者，第二在於他是寬宏的長者，第三在於他極其尊重讀書人。我完全同意這看法。自維蒲櫟，生平以忝列中大門牆為榮，自然也以有朱駱公這樣傑出的學者與政治家担任過中大校長為榮。尤其曾親受教誨，景仰風範，終身難忘。

牌國手蔡功甫」，梁教授寫愛國僑領蔡功甫先生的事略，着墨不多，但已將蔡先生寫來栩栩如生，呼之欲出，顯見梁教授在落筆以前，曾經用過不少的心力。

△名教授王作榮先生以其細膩的筆法，真摯的感情，撰寫「沙坪之戀」，將三十年前，抗戰期中，沙坪壩上，多姿多采的大學生活，娓娓道來，趣味盎然，精采百出。

△謝康教授的「巴黎爪痕」、張雪茵女士的「烽煙歲月」、徐傳禮教授的「賭城風情」、鄧公玄教授的「追念梁寒操兄」、王成聖教授的「情詩聖手吳宓戀史」以及莊景琦、干國勳先生、于夢霞女士等大作或因趕排不及，或因收到文稿較晚，均將自下期三月號起陸續刊出，敬希作家鑒諒，並請讀者期待。